

## 「我們」都在牌局上

### 從趙剛與許炯作品談當代藝術的東方轉向

文 | 張玉音

圖 | 亦安畫廊台北

#### 化外之人，理解上的誤區

僅是經濟的崛起嗎？中國熱與泛東方化的現象現今是如此生活化的滲入，即便是西方最資本集中的娛樂象徵——好萊塢商業片，都廣泛應用東方元素：演員、亞洲都會場景、思維，生活形態層面的瑜珈與武術也成為一種風靡的時尚，如今「東方」已超出了薩伊德 (Edward W. Said) 所說的「東方主義」模式，成為一種更具備普遍性的文化認同與價值；我們理解的全球化並非僅是單一向度的西方化，此時此刻，更像是雙向性的互動，東方性逐漸成為一股反作用的力量。假設亞洲的總體並不希望西方對於東方的關注，成為「被」曲解與製造出來的東方情調神話，在這個思考上，屬於當代藝術主體性的發言，是如何

的敘體？一場於亦安畫廊台北展開的雙個展：「The Collection of Lust Empire」和「萬物想」，兩位藝術家的藝術實踐，成為這個當口築構東方性，恰好的參照。

趙剛，傳奇性的等稱，他經歷文革，也曾是中國 1970 年代星星畫會最年輕的成員，就一個非處於此經驗的他者，或者更準確是台灣觀點養成的他者，文革是苦難、悲劇的同義詞，而星星畫會象徵的叛逆性，成為定義中國當代藝術起始的主流認識。訪談趙剛，卻成為這種不假思索、缺乏經驗想像的逆襲補充，文革的當下他是愉快的，真實的不愉快反而是他意識到西方文化與思想的比對之後，不愉快才產生。面對文革時期江青所提倡的「樣板戲」，他則是這麼詮釋：「江青在這點上是很成功的，她的確消解了古典藝術，芭蕾舞是西方最經典的部分，但在她的詮釋上完全變成革命鬧劇，西方的藝術是熱的，東方是冷的，冷的藝術去了西方反而把西方弄得更熱了。」而面對星星畫會，他認為「這個團體本身和藝術並沒有直接的

關係，也許是很接近藝術的特定狀態，但並非藝術本身。」趙剛清晰、睿智的回應，成為一種提問，也許對於這個畫會光環的緬懷，很多時刻政治性的意義，比藝術性的意義多過太多。

#### 冷熱的刻度

趙剛對於東西方、抑或當代藝術史的理解，交錯著兩種視野與冷熱刻度，其繪畫作品中透露一種經驗主觀的熱度，與旁觀者客觀的冷度，而他的言談一如他的作品，總是充滿著隱喻，即便他敘述的總是自己，然放置到藝術產業、文化、歷史層面解讀卻皆是通順的。他這麼形容自己，「過去我是一個很長時間，虛偽的人，中國教育就是教育你成為一個虛偽、功利的人，那時候面對藝術我不是很真誠的投入，這根本上的不誠實，得到的結果就是一個不誠實的結果。」因此一個平庸成功的形象，反倒成為他所恐懼的，告解那段曾經中斷的藝術生涯，成為銀行家、出版者，直到 1999 年才重拾的藝術家身分，「我最恨、最害怕的，就是自己成為一個中產階級，最讓我接受不了的是生活沒有別的目的，包括藝術變成階級的品味，或者是裝飾品、一個期貨，這都是麻煩的事。重新回到藝術領域，我比過往看待這個結構與過程更加清楚，某程度也更自由，也許有一天我也跑偏了，又被人淘汰了（長笑）。」

趙剛是錯過了，他離開中國時剛好是改革開放的前夕，錯失中國當代藝術界階段性劇烈形變的歷史時刻，如同其滿人的身分認同，在一漢人建構的社會體系中難以安身，這



藝術家趙剛。



藝術家許炯。

種夾帶刻意與偶然認同的距離感，卻造就趙剛繪畫上的醒覺感，如同孫冬冬所敘述的，「他的繪畫也倖免成為時代的某樣祭品」，一個由東方望向西方，再由西方看穿東方的視野，這個視線是雜食東、西，充滿量體的回應。

#### 書法，先得死亡，才能涅槃

相較於趙剛，不知是早慧，或是當對應的傳統是更巨大的屏障時，面對創造當代書法新體例的歷史任務，許炯以東方的理解方式，形容這個創造，是頓悟與漸修的過程，他展開的對話是具有縱深的史觀與藝術史觀，這個跨度不扭捏的展現出企圖與歷史格局的高度。他試圖以書法將東西方的問題，拉到一個更深沉的文化狀態來思考，無論是以一種消長曲度來看千年前當西方仍在蒙昧時期，曾經燦美的東方文明，抑或中國早期留洋的藝術家，一輩子揹負要融入西方的執念，造成自身文化的分化，變成混沌、矛盾的糾結狀態。而他與趙剛即便非同輩人，

但都面臨一個歸功於中國經濟的發展，使得東方又一次復興的時期，這個復興帶來關注，同樣使得許炯有種使命感，渴望創造當東方藝術重新被理解，一個能夠對應西方文明的創造。「東方需要一個重新整理和綻放的過程，無論是為東方價值，東方的視覺與思維，這並非對西方革命，西方的存在是美好與充滿激勵的，美好的事物就是遠遠的在那，時不時欣賞一下，我也希望中國的藝術或者東方的藝術，可以成為一尊造像，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來看一看，這在歷史上一直都是一個起落與律動的過程，當東方起來，我們就應該做好，讓這個循環好好地走下去，並且多給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一些空間、時間和耐心。」

而當他創造著當代書法新的體例，又是如何看待書法的未來？他也體認中國書法真正的問題在於大多數的人並不理解何謂「書法」，「他們仍在談怎麼捏筆、執筆、筆力這件事，然而中國傳統書法並沒有筆力

這件事。」訪談間他以學術研究的態度，以身體姿態解釋黃庭堅、蘇東坡等書法家是如何執筆，有的懸軸、有的斜的運筆，這並非書家們的刻意，而是來自於個人自然的身體感與寫作習慣，「傳統的書法就跟我們平時寫字是一模一樣的態度，並不會在落筆前特別考究捏筆、筆力等條件，僅有對於傳統的理解不再侷限，也許才會理解書法未來的走向。書法近現代被妖魔化和下毒，它必須先得死亡，只有死亡才能重生，它才能涅槃。」

#### 最微妙、關鍵、難熬的時刻

趙剛形容目前的自己已在牌桌上，「手上的牌都很不錯，能不能把這好牌經營下去，先不急著攤牌，讓過程長一點。」他看清楚這個處境，也如同許多中國藝術家或者亞洲藝術家的歷史處境，只在於能否意識到自身所處的歷史時刻。在這個當口趙剛與許炯給出了他們的答覆與高度，在這最微妙、最關鍵、也最難熬的時刻下。